

[美] 丹·布朗 著  
朱振武 吴晟 周元晓 译

# 达·芬奇密码

DAN BROWN  
THE  
DA VINCI  
CODE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N B R O W N T H E D A V I N C I C O D E

# 达·芬奇密码

DAN BROWN

THE  
DA VINCI

COD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达·芬奇密码/(美)布朗(Brown,D.)著,朱振武  
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书名原文:Da Vinci Code

ISBN 7-208-05003-1

I. 达... II. ①布... ②朱... III. 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2486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特约编辑 刘颖

责任编辑 尹晓冬



世纪文景

---

**达·芬奇密码**

[美]丹·布朗 著

朱振武 吴晟 周元晓 译

---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3.75

字 数 400,000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3 月第 4 次印刷

ISBN 7-208-05003-1/I·125

定 价 28.00 元

---

## 写在前面

郇山隐修会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组织，是一个成立于 1099 年的欧洲秘密社团。

1975 年巴黎国家图书馆发现了被称作“秘密卷宗”的羊皮纸文献，才知道包括艾撒克·牛顿爵士、波提切利、维克多·雨果和列昂纳多·达·芬奇等众多人物均为郇山隐修会成员。

人们所知的“天主事工会”是一个梵蒂冈教派——一个极度虔诚的罗马天主教派。该教派近来引起了诸多争议，因为有报道说它实施了洗脑、高压统治和一种称作“肉体苦行”的危险修行方法。天主事工会耗资 47,000,000 美元刚刚在纽约市莱克星顿大街 243 号建成了自己的全国总部。

本书中所有关于艺术品、建筑、文献和秘密仪式的描述均准确无误。

**THE DA VINCI CODE by DAN BROWN**  
**COPYRIGHT, © 2003 BY DAN BROW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ANFORD J. GREENBURGER**  
**ASSOCIATES(SJGA).**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4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of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 楔 子

巴黎卢浮宫美术博物馆，夜 10 时 46 分。

卢浮宫拱形艺术大画廊内，德高望重的博物馆馆长雅克·索尼埃跌跌撞撞地扑向他所见到的离他最近的一幅画——一幅卡拉瓦乔的画作。这位七十五岁的老人猛地抓住镀金的画框，用力把它拉向自己。画框终于从墙上扯了下来，索尼埃向后摔作一团，被盖在帆布油画的下面。

果然不出馆长所料，附近的一扇铁门轰然倒下，封住了通往画廊的入口。嵌木拼花地板震颤着。远处响起了报警声。

馆长在地上躺了片刻，喘着粗气，四下看了看。我还活着。他从画底下爬了出来，在这洞穴般幽暗的地方四处窥视着，想找个藏身的地方。

一个阴森森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不许动！”

馆长双手撑着地，跪在那里，呆若木鸡，好半天才转过头去。

在封闭的门外，仅十五英尺远的地方，侧影高大的攻击者正透过门上的铁栏杆盯着里面。他身板宽大，个子很高，面无血色，一头稀疏的白发。他眼睛虹膜呈粉红色，瞳孔为暗红色，看去是个白化病人。他从外套中拔出手枪，将枪管透过铁栏杆瞄准了馆长。“你本不应该跑。”听不出他是哪里口音。“这回该告诉我那东西在哪里了吧？”

“我已跟你说过——我，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馆长无助地跪在地上，结结巴巴地说道。

“你在撒谎。”那人死勾勾地盯着他，身子一动也不动，只有那幽灵般的眼睛骨碌碌地转个不停。“你和你的弟兄们占有了不属于你们的东西。”

馆长猛地一惊。他怎么会知道这些。

“今夜它将物归其主。要想活命，就乖乖地告诉我那东西藏在啥地方。”那人把枪对准了馆长的头。“你想为了这个秘密而送命吗？”

索尼埃吓得连气都不敢喘。

那人歪着头，目光沿着枪管望下去。

索尼埃终于举起手告饶了。“等一等。”他慢吞吞地说：“我告诉你这一切。”接下去的话馆长讲得非常谨慎。这是他事先操练了许多遍的谎言，每次都祈祷着永远不要用上这套谎言。

馆长说完后，袭击他的那人得意地笑了。“不错。跟其他人讲的一模一样。”

其他人？馆长心猛地一缩。

“我也找到了他们，三个都找到了。他们证实了你刚才所讲的话。”那大个子嘲笑道。

这不可能！馆长和他的三个主事的真实身份就如同他们所保护的那个古老的秘密一样神圣。索尼埃现在知道他的同伴都严格遵循程序，在死前都说了同样的谎言。这是一个约定。

那攻击者再次举枪瞄准。“你完蛋后，我就是唯一知道秘密的人。”

馆长立即意识到了真正可怕的情形：如果我死了，真情将永远无人知晓。他本能地想抓些东西盖住自己。

枪响了，馆长感到钻心的灼热，因为子弹停在他的肚腹之中。他扑倒在地，痛苦地挣扎着，接着缓缓地翻过身，透过栅栏盯着攻击者。

那人瞄准了索尼埃的头，这一枪会让他立即毙命。

索尼埃闭上眼睛，脑子一片混乱，极度恐惧和懊悔。

空弹膛的“咔嚓”声在长廊里回响。

馆长猛地睁开了眼睛。

那人扫了一眼自己的武器，几乎被逗乐了。他伸手去取另一只弹夹，但似乎想了想后，又对着索尼埃的肚子得意地冷笑道：“反正这家伙也活不成了。”

馆长向下望去，他看到自己白色亚麻衬衫上的枪眼。枪眼在胸骨下方几英寸的地方，四周都是血。我的腹部！够残酷的，子弹没打中他的心脏。作为一名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老兵，馆长以前目睹过这种可怕的被延缓的死亡。他还能活十五分钟，因为胃酸正渗入他的胸腔，他将从内部中毒而死。

“疼痛对人有好处，先生。”那人道。

然后他离开了。

现在只有雅克·索尼埃一个人了。他转过头再次盯着铁门。他被困

在里面了，至少二十分钟内门是无法再打开的。等到有人来到他身旁时，他早就没命了。然而，现在令他更恐惧的倒不是死。

我必须把这个秘密传下去。

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被谋害的三位兄弟的形象浮现在他脑海里。他想到了他们的先辈们，想到了他们被委托的重任。

一个环环相扣的守秘者链条。

尽管有所有的预防措施……，尽管有确保万无一失的方案，雅克·索尼埃现在突然成了唯一存在的一环，成了多年来保守的秘密中的那个最重要的秘密的守护者。

他颤栗着，站了起来。

我必须想出办法来……

他被困在艺术大画廊里，在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人可以接过他传递的火炬。索尼埃凝望着这大牢的墙壁，一组世界名画像好朋友似的朝他微笑着。

他在痛苦地抽搐，但他还是竭力稳住自己。他知道眼前这令他孤注一掷的任务，需要他抓住余下生命的每一秒钟。



# 第一章

罗伯特·兰登慢慢醒来。

黑暗中电话铃响了起来——一种微弱的、不熟悉的响声。他伸手去摸床头灯，把灯打开。他眯着眼打量了一下环境，发现这是一间文艺复兴风格的豪华卧室，路易十六世的家具，装饰有手工壁面的墙面，还有一张宽大的四柱红木床。

我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挂在床柱上的提花浴衣上写着：巴黎丽兹酒店。

雾在慢慢散去。

兰登拿起听筒，“您好！”

“兰登先生吗？”一个男人的声音问道：“但愿我没有吵醒您！”

他睡眼惺忪地看了看床边的钟。午夜12时32分。他刚睡了一个小时，但感觉如昏死过去一般。

“我是酒店接待员，先生。打扰您了，很抱歉，但是有位客人要见您。他非坚持说事情非常紧急。”

兰登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客人？这时他的目光汇聚到床头柜上一页皱皱巴巴的宣传单：

## 巴黎美国大学

### 学术晚会

哈佛大学宗教符号学教授

罗伯特·兰登将莅临赐教

兰登哼了一声。今晚的报告——一幅有关隐藏于沙特尔大教堂基石上的异教符号幻灯片很可能呛了哪位保守听众的肺管了。极有可能是有宗教学者上门找碴儿来了。

“对不起，我累了，而且……”兰登说。

“可是，先生，”接待员赶紧打断了他，压低了声音，急迫地耳语道：“您

的客人是位重要人物。”

毫无疑问，他的那些关于宗教绘画和邪教符号学的书使他不情愿地成了艺术圈子里的名人。去年他与一个在梵蒂冈的广为流传的事件有牵连，此后他露面的频率提高了上百倍。打那以后，自认为了不起的历史学家和艺术迷们便似乎源源不断地涌向他家门口。

兰登尽量保持礼貌的言语：“麻烦您记下那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告诉他我在周二离开巴黎前会给他打电话的。谢谢。”接待员还没来得及回话，他便挂上了电话。

兰登坐了起来，对着旁边的客人关系手册蹙着眉头。手册封面上自吹自擂地写道：如婴儿般沉睡在灯火辉煌的城市，酣睡在巴黎丽兹。他转过头疲倦地凝视着对面的大镜子。回望着他的是个陌生人，头发乱蓬蓬的，疲惫不堪。

你需要休假，罗伯特。

去年他可损失惨重，憔悴了许多。但他不愿意在镜子里得到证明。他本来锐利的眼睛今晚看起来模糊呆滞。硕大干瘪的下巴上满是黑黑的胡茬儿。在太阳穴周围，花白的毛发显得一天比一天多，正深深地钻进他那浓密的又粗又黑的头发中。虽然他的女同事们一直说花白的头发使他显得更儒雅，可兰登不那么想。

幸亏波士顿杂志不是现在采访的我。

颇使兰登感到尴尬的是，上个月波士顿杂志把他列进该市十大最引人注目的人，莫名其妙的荣誉使他不断成为哈佛同事们的首当其冲的调笑对象。

今晚在离家三千英里的地方，他作报告时，那种赞扬再度出现，令他惴惴不安。

女主持人向巴黎美国大学的妃子亭里满满一屋子人宣布道：“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今晚的客人不需要介绍。他写了好多本书，如：《秘密教派符号学》、《光照派的艺术》和《表意符号语言的遗失》等。我说他写了《宗教符号学》一书，其实我也只是知道书名，你们许多人上课都用他的书。”

人群中的学生们拼命点头。

“我本打算通过与大家分享他不凡的履历来介绍他，然而……”，她以调侃的眼神瞥了一眼坐在台上的兰登。“一位听众刚递给我一个……什

么呢？……可以说是更有趣的介绍。”

她举起了一本波士顿杂志。

兰登缩了缩身子。她到底从哪搞到的那玩意？

女主持人开始从那篇空洞的文章中有选择地朗读已选取的片断。兰登感到自己在椅子上越陷越深。三十秒钟后，人们龇着牙笑了起来，而那女人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兰登先生拒绝公开谈及去年他在梵蒂冈秘密会议上所起的非凡作用，这使人们对他越发产生了兴趣。”女主持人进一步挑逗听众说：“大家想不想多听一些？”

大家一齐鼓掌。

但愿能有人让她停下来。兰登默默祈祷道。但她又继续念那篇文章。

“虽然兰登教授可能不像有些年轻的崇拜者认为的那样风流倜傥，可这位四十几岁的学者却拥有他这个年龄不多见的学术魅力。他只要露面就能吸引许多人，而他那极低的男中音更是使他魅力大增，他的女学生把他的声音描述为‘供耳朵享用的巧克力’。”

大厅内爆发出一阵大笑。

兰登有些尴尬，只能强装笑脸。他知道她马上又会说出“哈里森·福特穿着哈里斯花格呢”这样不着边际的话，因为他穿着哈里斯花格呢裤子和柏帛丽高领绒衣。他原以为今晚终于可以安全地这么穿而不致惹出那样荒谬的说法来。他决定采取措施。

“谢谢您，莫尼卡。”兰登提前站了起来，并把女主持挤下讲台。“波士顿杂志显然非常会编故事。”他转向听众并发出了窘迫的叹息声。“如果我知道你们谁提供了那篇文章，我就请领事把他驱逐出境。”

听众又大笑起来。

“好喽，伙计们，你们知道，我今晚到这儿是要谈谈符号的重要作用。”

兰登房间的电话铃再一次打破沉寂。

他拿起电话，迟疑地咕哝道：“喂！”

不出所料，正是接待员。“兰登先生，真抱歉，又打扰您。我打电话是想告诉您，您的客人正在去您房间的路上，我想我应该提醒您一下。”

兰登现在一点睡意也没有了。“是你把那个人打发到我房间的？”

“抱歉，先生，但像他这样的人……，我想我不敢冒昧地阻止他。”

“到底是谁？”

但是门房接待员已挂断了电话。

话音未落，已有人用拳头重重地敲门。

兰登感到一阵不安。他匆忙下床，感到脚趾头深深地陷到地上的萨伏纳里地毯里。他穿上酒店提供的睡衣朝门口走去。“哪一位？”

“兰登先生吗？我需要和您谈谈。”对方以尖利的、颇具权威的口吻大声喊道。他说英语有很重的口音。“我是中央司法警察部的杰罗姆·科莱上尉。”

兰登怔了一下。司法警察？这大致相当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把安全链放好后，兰登把门开了几英寸宽的小缝。盯着他望的那个人的脸消瘦而苍白。那人极瘦，身着蓝制服，看样子像个当官的。

“我可以进来吗？”那特工问道。

那陌生人灰黄的眼睛打量着兰登，使他感到局促不安。“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警务局长在一件私事上需要您发挥一下您的专长。”

“现在吗？深更半夜的。”兰登挤出一句话来。

“你本打算今晚和卢浮宫博物馆长会面的，是吧？”

兰登突然感到一阵不安。他和那位德高望重的博物馆长雅克·索尼埃本来约定在今晚的报告后见一面，小酌一番，可索尼埃根本就没露面。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在他的‘每日计划’中看到了你的名字。”

“但愿没出什么乱子。”

特工沉重地叹了一口气，从窄窄的门缝里塞进一张宝丽莱快照。

看了照片，兰登浑身都僵住了。

“照片是不足半小时前拍的——在卢浮宫内拍的。”

凝望这奇怪的照片，他先是感受到恶心和震惊，继而感到怒不可遏。

“谁竟然干出这种事！”

“鉴于你是符号学方面的专家，且你原打算见他，我们希望你能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兰登看着照片，既恐惧又担心。那景象奇怪得让人不寒而栗，他有一种不安的、似曾相识的感觉。一年多以前兰登也看到过一具尸体的照片，也遇到了类似的求助。二十四小时后，他险些在梵蒂冈城丧了命。这幅

照片和那幅完全不同，但情景却是那样相似，使人不安。

特工看了看表说：“我们局长正在等您，先生。”

兰登没太听清他说什么。他的眼睛还在盯着那张照片。“这个符号，尸体如此奇怪地……”

“放置。”特工接着说道。

兰登点了点头，又抬起头来，感觉到有一股逼人的寒气袭来。“这是谁，竟会对人干出这等事来。”

特工似乎面无表情。“您不知道，兰登先生，你在照片上看到的……”，他顿了顿说道，“那是索尼埃先生自己干的。”

## 第二章

一英里外，那位叫塞拉斯的白化病人一瘸一拐地走入位于拉布律大街的一座豪华的褐砂石大宅的门口。他束在大腿上的带刺的苦修带扎进了肉里。然而，由于他侍奉了上帝，所以他的灵魂在心满意足地歌唱。

疼痛对人有好处。

走进大宅时，他红红的眼睛迅速扫视了一下大厅。空无一人。他蹑手蹑脚地上了楼梯，不想吵醒任何一位同伴。他卧室的门开着，因为这里门不许上锁。他进了屋，顺手关了门。

房间陈设简单——硬木地板，松木衣橱，拐角处有一张当床用的帆布垫子。这一周他都住在这里。他还算运气，多年来，他一直在纽约市享用着这样的栖身之所。

上帝给了我庇护所，为我指出了生存的目的。

今夜，塞拉斯感到他终于得以回报了上帝。他匆忙走向衣橱，从最底部抽屉里找到藏在里面的手机拨打电话。

“喂？”接电话的是个男的声音。

“大师，我回来了。”

“讲”，那声音命令道，感觉他听到这消息似乎很高兴。

“四个全完了。三个执事……再加上那个主事本人。”

对方停了一会，好像是在祷告。“那么，我想你是搞到情报了。”

“四个人说的都一样。分别说出的。”

“你相信他们？”

“他们说的都一样，不可能是巧合。”

他听到一阵激动的呼吸声。“好极了。他们一般会严守秘密，他们可是名声在外。我原来还担心他们会保守修士会的秘密而不讲的。”

“逼近的死神是会令他们开口的强大动因。”

“那么，弟子，快把我该知道的情况告诉我。”

塞拉斯知道他从他那几位受害者那里搞到的情报会令人震惊不已。

“大师，四个人都证实了拱顶石——那个传奇的拱顶石的存在。”

通过电话，他听到对方立刻倒吸了一口气，他能感觉到大师的激动心情。“拱顶石，正如我们原来猜想的一样。”

据传，修士会制作了一个石头地图，即拱顶石，或曰塞缝石。这是一块石板，上面雕刻着修士会最大的秘密被隐藏的地方。这秘密太重要了，修士会就是为了保护它而存在。

“一旦我们拥有拱顶石，我们离成功就只有一步之遥。”大师道。

“我们比你想象的更接近。拱顶石就在巴黎。”

“巴黎？真令人难以置信，简直太容易了。”

塞拉斯继续描述那晚上早些时候发生的事情：那四名受害者如何在临死前试图通过告密来买回自己罪恶的生命。每个人对塞拉斯所说都一模一样：拱顶石被巧妙地藏在一个巴黎古教堂——圣叙尔皮斯教堂内一个确切的地方。

“就在上帝的圣所内，”大师惊叹道。“他们真会嘲弄我们！”

“已好几个世纪了！”

大师突然非常肃静，似乎是要让此刻的胜利永驻心间。最后他说：“你侍主有功，做了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已苦等了好几百年。你必须找到那块石板——立刻——就在今夜。你知道这事事关重大。”

塞拉斯知道这事至关重要，可大师的命令似乎无法执行。“但那教堂看管甚严。尤其是现在，是夜间，我怎么进去？”

大师以权威人士的口吻开始面授机宜。

塞拉斯挂上电话，期待着，激动得连皮肤都发红了。

一个小时。他告诉自己，同时感谢导师给了他时间，让他在进入上帝的圣所之前有时间作苦修。我必须清除今日我灵魂中的罪恶。今天的犯罪目的是神圣的。反抗上帝之敌的战争已进行了百年了。肯定会得到原谅的。

塞拉斯知道，即便如此，获得赦免的同时，也须作出奉献。

他取下墨镜，脱得赤条条地跪在房子中央。他低下头，仔细看着紧紧束扎在大腿上的带刺的苦修带。《路》的全部真正的信徒们都戴这种东西。这是一根皮带，上面钉有锋利的金属倒钩刺，倒钩刺扎进肉里，以永远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耶稣所受的苦难。这种东西引起的刺痛也有助于压制肉体的欲望。

虽然塞拉斯今天戴苦修带的时间已超过规定的两小时，但他知道今天非同寻常。他抓住扣环，又缩紧了一扣。当倒钩刺扎得更深时，他的肌肉本能地收缩着。他缓缓地吐出一口气，品味着这给他带来疼痛的净化仪式。

疼痛对人有好处，塞拉斯小声嘀咕着。他是在重复他们导师何塞玛利亚·埃斯克里瓦神圣的祷文。虽然埃斯克里瓦 1979 年就仙逝了，他的智慧永存。当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信徒跪在地上进行被人称作“肉体苦行”的神圣仪式时，信徒们还在小声重复着他的话语。

塞拉斯此时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他身旁地板上的一根卷得工工整整打着很笨重的结的大绳。要克制。绳结上涂有干血。由于急于想得到因极度痛苦而获得的净化效果，塞拉斯很快地祷告完毕。然后，他抓住绳子的一头，闭上眼睛，使劲地将绳子甩过肩膀。他能感到绳结在击打他的后背。他再次将绳子甩过肩膀抽打自己，抽打自己的肉体。就这样，他反复鞭打着自己。

这叫鞭笞肉体。

终于，他感到血开始流了出来。



## 第三章

当雪铁龙 ZX 向南急驰掠过歌剧院，穿过旺多姆广场时，清冷的四月风透过车窗向车内袭来。罗伯特·兰登正坐在客座上，试图理清思绪，却只感到城市从他身旁飞驰而过。他已匆匆地冲了淋浴，刮了胡子，这使外表看上去倒也说得过去，但他无法减轻自己的焦虑感。那令人恐惧的博物馆长尸体的样子一直锁定在他的脑海里。

雅克·索尼埃死了。

对于馆长的死，兰登禁不住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受。尽管大家都知道索尼埃离群索居，但他对艺术的那份奉献精神却很容易使人们对他肃然起敬。他有关普桑和特尼尔斯画中隐藏密码的书籍是兰登上课时最喜欢用的课本。对今晚的会面，兰登抱有很大的期望，馆长没来他非常失望。

馆长尸体的那幅图景再次在他脑海闪过。雅克·索尼埃把自己弄成那样？兰登转身向窗外望去，使劲地把那景象从脑子中挤出去。

车外，城市街道曲曲折折地延伸。街头小贩推着车沿街叫卖桃脯，服务生正抱着垃圾袋要把它们放在路边，一对深夜恋人在溢满茉莉花香的微风里拥抱在一起取暖。雪铁龙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穿过这一片混乱，那刺耳的双声调警笛像刀子一样把车流划开。

“我们局长发现你今晚还在巴黎后非常高兴。”那特工说道。这是他离开酒店后第一次开口。“真凑巧，太幸运了。”

兰登一点也不觉得幸运。他不十分相信机缘巧合这种说法。作为一个终生都在探索孤立的象征符号或观念之间隐含的相关性的人，兰登把这个世界视为一张由历史和事件相互交织而成的深不可测的大网。他经常在哈佛的符号学课上鼓吹说，各种关联性也许看不到，但它们却一直在那儿，伏在表层下面。

“我想是巴黎美国大学告诉你们我的住处的。”兰登说。

开车人摇摇头说：“国际刑警组织。”